

访美散记

梅重清



旧金山华埠剪影



目 录

启程遇波折·····	(3)
顺利入美境·····	(4)
每日上落三千架次的三藩市国际机场·····	(5)
美国的道路并非全是直的·····	(6)
三藩市的华埠·····	(6)
铺租一跃高六倍·····	(7)
“夜来幽梦忽还乡”·····	(8)
夕阳斜照 晚景悲凉·····	(9)
只身飞美中·····	(10)
芝加哥夜话·····	(11)
少小别离老大见·····	(12)
甥舅相逢如隔世·····	(13)
密执安湖畔鸟倦思还·····	(13)
我们的后路是在祖国·····	(14)
大亚美利坚游乐场·····	(15)
天下无不解的怨仇·····	(17)
欢聚在纽约、异数、异数·····	(17)
参观联合国·····	(19)
我们不留胡，我们要归汉·····	(19)
这可不能错怪祖国·····	(20)
万里迢迢扫兄墓·····	(21)
环游曼哈顿·····	(23)

差些父子三人都死在美国·····	(25)
来美国补这一课·····	(26)
友谊 亲情·····	(26)
警车、消防车、救急车的呼啸此起彼伏·····	(28)
合众国 合众城市·····	(29)
“中国共产党真坚强”·····	(29)
美国好还是中国好·····	(30)
中国在美国的自费留学生·····	(31)
与一些来自祖国的青年谈话·····	(32)
海外相逢一席话·····	(32)
富豪的狗猫·····	(33)
三藩市的渔民码头·····	(34)
中国没有什么美国热·····	(35)
美丽湖上夜色好，那及故乡明月光·····	(36)
这些不是我应去的地方·····	(37)
历史的见证——天使岛上的木楼·····	(38)
晚黑的游行·····	(40)
美国的一些社会现状·····	(41)
难道还要他们作异域之鬼？·····	(42)
“我们有人跟着你们”·····	(43)
朋友要广交 旧情决不忘·····	(44)
美国一些城市的标志·····	(46)
美国的交通·····	(46)

封面和扉页设计：刘尚志

目 录

启程遇波折·····	(3)
顺利入美境·····	(4)
每日上落三千架次的三藩市国际机场·····	(5)
美国的道路并非全是直的·····	(6)
三藩市的华埠·····	(6)
铺租一跃高六倍·····	(7)
“夜来幽梦忽还乡”·····	(8)
夕阳斜照 晚景悲凉·····	(9)
只身飞美中·····	(10)
芝加哥夜话·····	(11)
少小别离老大见·····	(12)
甥舅相逢如隔世·····	(13)
密执安湖畔鸟倦思还·····	(13)
我们的后路是在祖国·····	(14)
大亚美利坚游乐场·····	(15)
天下无不解的怨仇·····	(17)
欢聚在纽约、异数、异数·····	(17)
参观联合国·····	(19)
我们不留胡，我们要归汉·····	(19)
这可不能错怪祖国·····	(20)
万里迢迢扫兄墓·····	(21)
环游曼哈顿·····	(23)

差些父子三人都死在美国·····	(25)
来美国补这一课·····	(26)
友谊 亲情·····	(26)
警车、消防车、救急车的呼啸此起彼伏·····	(28)
合众国 合众城市·····	(29)
“中国共产党真坚强”·····	(29)
美国好还是中国好·····	(30)
中国在美国的自费留学生·····	(31)
与一些来自祖国的青年谈话·····	(32)
海外相逢一席话·····	(32)
富豪的狗猫·····	(33)
三藩市的渔民码头·····	(34)
中国没有什么美国热·····	(35)
美丽湖上夜色好，那及故乡明月光·····	(36)
这些不是我应去的地方·····	(37)
历史的见证——天使岛上的木楼·····	(38)
晚黑的游行·····	(40)
美国的一些社会现状·····	(41)
难道还要他们作异域之鬼？·····	(42)
“我们有人跟着你们”·····	(43)
朋友要广交 旧情决不忘·····	(44)
美国一些城市的标志·····	(46)
美国的交通·····	(46)

封面和扉页设计：刘尚志

访美散记

去秋应美国华商总会的邀请，随同广东信托投资公司顾问访美团，前往美国访问，历时将两月，与华侨乡亲进行广泛的接触，所见所闻，感触颇多，爰执笔以记之，以资留念。因都是零散的记载，故曰散记。

启程遇波折

一九八〇年九月我们接到美国华商总会邀请我们访美的信后，我们和华商总会即分别在国内和美国进行办理出国访美的一切应办的手续。因转折需时，直到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五日才得到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的签证。为了早释美国华商总会和乡亲们的疑虑与悬望，我们在八月十五日即打电话请香港中国旅行社代我们订购八月二十一日由香港往三藩市的飞机票、和担保我们在香港逗留四十八小时。当日晚上接到香港中旅社托人带赴美的机票后，十六日我们便往航空公司购买八月十九日上午八时由广州往香港的班机票。十九日早晨在机场边防检查站办理好出境手续后，满以为即可以坐飞机往香港，可是转到对面要划机位时，那位姓孔的工作人员却主观、片面地硬说我们只能在香港逗留二十四小时，不能逗留四十八小时，而不肯划位给我们。虽然我们再三告诉

他：已去电话请香港中国旅行社代我们办好了在港逗留四十八小时的手续，但他却执意不肯划位让我们上机。后来因争论过久，飞机已开走，我们也就只好改乘二十日上午十时的班机赴港。二十日抵达香港，在飞机场入境处办理入境手续时，入境处那位姓杨的先生一看到我们的护照，即告诉我们，中国旅行社的马先生已替我们办好了昨日入境和要逗留四十八小时的手续而问我们为什么今日才来。我们只好说是因事而推迟。出到机场门口，在那里迎接我们的亲友都责问我们：“昨日为什么不来？累得大家在启德机场等了一天！”

由于无端被阻迟了一天才到香港，我们在香港有许多要办的事，也就没时间去办了。这使我们极为恼怒。我们拿有当天的班次机票，边防检查站已准许我们出境！而机场的一位划票员却竟然可以横加阻挠、不划位我们乘飞机、随便延误了我们的时间，这是什么道理？

顺 利 入 美 境

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时，我们乘日本航空公司的班机，从香港飞往美国旧金山（三藩市），下午三时抵东京成田机场，在机场停歇了两个钟头，换了飞机，继续往西飞。飞机是在一万多公尺的高空上飞行，从机上往下看，只见一片片像波涛的云海，地上的东西则一点也看不见。香港与三藩市的时差八个钟头，飞机似像是追着太阳来飞。从东京起飞，九个多钟头便到三藩市，抵达三藩市的时间，是二十一日早晨七点多钟。整个航程的飞行约十三、四个钟头。

因谢创同志一九三〇年在旧金山参加工人运动，被美国政府迫令“自由离境”和不准再到美国。因此我们一开始办理往美的手续，即思虑着谢创同志能否得以进入美境，直到飞机降落在三藩市的国际机场，我们还为此而担心。但事情却出乎我们的意想之外，由于得到一位从香港与我们同机到三藩市的张先生的帮助，经过税关时我们的行李没有受到检查；通过入境检查站时，那位检查人员（只有一个人）只看看我们的护照，问问我们要在美国居留多久，便即盖章让我们出站入境。当我们提着行李步出机场门口时，二十多位聚集在那里欢迎我们的华商总会的代表和亲友，即拥上来与我们热烈地握手和拥抱，齐声祝贺我们平安顺利地到了美国。

每日上落三千架次的三藩市国际机场

在三藩市我们是住在该市的南面“庙埗寮”（MILLB R A E）这个埠仔（城镇）谢创同志的弟弟谢荣葛先生的家里。谢先生的住宅是建在一个小山岗上，离三藩市国际机场很近，只要朝着窗口往外望，，即可见到飞机在机场上上落落。一位方先生告诉我，一九八一年机场塔台指挥人员未罢工之前，这个机场每日二十四小时有三千多架次的飞机上上落落，平均二十几秒钟即有一架机起飞或降落，罢工以后即少得多，现在大概是二千架左右。

一个机场每日有三千多架飞机如穿梭般上上下下，而有条不紊，可见美国航空事业的发达，以及在交通管理，机场设计及建筑方面的科学化。

美国的道路并非全是直的

我这个生长在台山大隆洞的洞口，小时是洞仔现在是洞老、七十多岁未出过国门半步的人，在未来美国之前，听人说美国的道路，特别是高速公路是很平直，汽车一开动就是五、六十公里的时速，因此以为美国的道路都是直的。但当我第一次坐着汽车在美国的道路上奔驰的时候，美国道路的实际情况立刻就证明我以前的想像是错的。美国的道路是比较平宽，汽车一开动时速就是五、六十公里，都是事实。但道路（包括高速公路）却并非都是直的，而且弯曲的地方不少。只是因为它的路面比较平宽，交通管理又比较好，汽车行起来也比较快速而已。由于地理条件的影响和限制，地面上的路不可能全是直的，只能有一段或几段是比较直而已。

美国的道路并不是都是直的。

三藩市的华埠

以前因为在美国的华人不多，在一些城市只聚居在一条街，人们就叫这条街为唐人街。以后由于人口和经营的事业的发展，聚居的地方便由一条街而扩展为几条街以至几十条街，这就成为现在的华埠（CHINATOWN）。

三藩市的华埠，因为历史最久，以及它那红（或黄）墙黄（或绿）瓦、二龙争珠、双龙卷柱、双凤朝阳、楼楼阁阁

等具有明显的中国民族风格的建筑物，和华人所经营的生意，在美国所有的华埠里面，可说是最典型和最有代表性。都板街（GRANT AVE）是最老的唐人街，现在和它一起合称为华埠的街已有四十多条；从前百老汇街（BROADWAY）以上是白人的居住区，而现在这条街也纳入华埠的范围了。在三藩市的华人，据说有八、九万，大多是经营茶楼酒店、古董、衣服、洋杂货、饼食和副食品（猪、牛、羊肉，三鸟、鱼鲜、瓜菜、蛋类……等）、杂货、水果和中国药材、首饰等生意。聚居在这里的华人，一向是以祖籍是广东的四邑（台山、开平、新会、恩平），特别是台山、开平两县的人居多，因此“四邑话”在这里是最流行的语言。但这种情况，如今已发生了变化，广东白话、客家话、中国普通话、英语……等现在也都很流行了，尤其是英语已越来越普遍。不光是语言，其他各方面也都在变。

铺租一跃高六倍

我们抵达三藩市那几天，因为平园饼家的铺租由原来每月二千二百元，一跃而高达一万三千余元，暴涨了六倍，使人吃惊。铺租问题就成为华埠的人们议论的中心。

平园饼家原以月租二千二百元，租赁属于昭伦总公所（谈谭、许、谢四姓联合组成的公所）的产业、位于华埠都板街和柏思域街夹角处的铺面，开设饼家和餐室，已有十四年，今年八月十六日业主昭伦总公所公开招标投租，结果为联合中央储贷会董事长谭炳城以月租一万三千一百一十一元一毫

一仙投得。新租约由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开始，十月底平园即要在原铺位结束营业，该店四十四名店员因此而将会失业。联合中央储贷会以如此高昂的租金来投租，主要是要抢夺这个很得地利的铺位，去搜取华人的积蓄，用以发放高利贷。平园饼家副总理蔡森在投标失败之后很有感慨地说：“近年华埠的储贷会、银行和首饰店越开越多，使华埠商业区的楼租飞涨，很多小本生意眼看就要面临关门的厄运。如果所有的小店都关了门，华埠就完全是这三项生意的天下，华埠也就不复存在了。因为每年数以万计的游客就不会再来光顾华埠，华埠还能做什么生意？”

“夜来幽梦忽还乡”

偶尔翻阅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一日日的《金山时报》，在《读者园地》栏看到了一篇引用苏东坡的《江城子》乙卯（一〇七五年）正月三十日夜记梦那首词的“夜来幽梦忽还乡”这一句来作题目的文章。因觉得这个题目颇有意思，因而就把它读了一下。虽然作者一开始就辩解：“谚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看来未必尽然。”而我也只看到那天刊登在《金山时报》的这篇文章的那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却又尽是说些庄周梦蝶这一类关于梦的传说的事，往下写些什么，我没有看到，不知道，无须去乱猜。但既以“夜来幽梦忽还乡”为题，那就必定围绕着这个题目来作文章，而决不会完全去写述那些与题目毫不相关的事。作者把自己要写的这篇文章的题目定为“夜来幽梦忽还乡”，那么他就一定具有这

样的思想——不管是日有所思、还是夜有所梦而在梦醒之后去回味寻思，抑是以此去进行构思。

海外侨胞对自己的父母之邦、祖先的田园庐墓所在之地的故乡，切思系念，此乃人之常情而毋须忌讳。“梦遇”虽可稍得安慰，即究是虚幻，总不如亲自回去看看那样亲切。祖国的大门时时都敞开，思念家乡的侨胞随时都可以回去探望，何须幽梦始还乡？

夕阳斜照 晚景悲凉

三藩市华埠花园角（原肯尼迪街和企里街夹角）那里有一个小小的花园。这个花园虽小，但名堂不少。经常到这个小花园来憩坐的老华人，政治上分为拥护祖国与偏向台湾的两派，他们虽同坐在这个小花园里面，但各坐一边，中间隔开一条象中国象棋的棋盘上写着“楚河、汉界”的河界一样的界线，人们就叫它为“楚河”、“汉界”。由于政治倾向的不同，虽隔“楚河”“汉界”而坐，但时常发生争论，而一争论起来，就各持己见，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吵吵嚷嚷，争论不休，有如众议院开会那样，因此又被称为“众议院”。每天坐在这里的几乎全是六、七、八十岁或更老一些已失去劳动力、不能工作，和处境悲苦的老华人。这些人因为儿孙们白天都出去工作，在家里孤寂、苦闷，因而天天都到这里象木鸡一样坐着等待太阳西落。他们坐在这里的情景，给人以悲凉之感，人们都说这里是一幅在美的华人晚景悲凉的写照。

我听了朋友们介绍这个小公园的情景及由此而加给它的名堂之后，在一天的下午趁没事情就跑到那里去看看。那天因没有争论，“众议院”的情景我没有看到，“楚河”、“汉界”也不很明显，只看到三、几十个老华人木口木面、没精打彩、歪七斜八地躺在椅子上，或是两手枕着双腿支托两腮俯首而坐，这种情景一入眼帘即有悲凉之感，加以当时夕阳将下，暗淡的阳光斜照着他们愁眉苦脸的面，使人更觉凄怆。我见到他们这样的情景，虽表同情，但不想再看，便离开这个小公园。

只身飞美中

谢创同志在美国的亲友，大多是在美国西部旧金山、洛杉矶等地。我的亲友则多在美国中部的芝加哥、东部的纽约这些地方。为了更广泛地探访亲友和侨胞，在旧金山访问了十天后，我们便分道扬镳了——谢创同志夫妇留在西部，我则单独走访中部和东部。八月三十日夜十二时，我从三藩市乘飞机前往芝加哥。在飞机上我凭着谢荣蔼夫人教给我的TEA（茶）、coffee（咖啡）、orangeade（橙汁）这三个英文字，向“空中小姐”要些饮料喝喝，和睡了一下，三十一日早上六点钟（芝加哥时间。三藩市与芝加哥的时差，慢了两个钟头）即到了美国铁路交通的枢纽芝加哥。当晚，几十位亲友即分别在两间酒家（他们互相间没有约好）设宴为我洗尘。因为我一身不能分开两边坐，只好象当年在广州市的学校担任兼课教师一样，这里坐坐跑去那边，那边坐坐又

跑回这边，轮番地跑来跑去。象我们这样在美国的关系比较多的人来到美国，在旅途上倒没有什么，最繁忙的就是住下来。因为一住下来，亲友们就川流不息地来看望或是来电话约请会面。而住下来最繁忙的则是被请吃饭，每日从早上八、九点钟直到夜间十一、二点钟都不断有人请去吃饭或是饮茶，真的一点空闲的时间都没有。

芝加哥夜话

晚饭后，我那位在芝加哥已住了几十年、在华侨社团工作的堂侄子，兴致勃勃地邀请我与他一起坐车，夜游芝加哥。

芝加哥是美国五大城市（纽约、芝加哥、洛杉矶、费城、底特律）的第二城市，面积很大，高楼很多，坐在车里望出去，见到那些从高楼的窗口散射出来的灯光，有若天空的繁星。我的堂侄子指着那最高的两个尖塔的灯光告诉我，那是一百一十层的芝加哥西尔斯塔（即双塔），是现在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以前被称为“摩天大楼”的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一百零二层的纽约“帝国大厦”，现已屈居第三；因为除了这座“西尔斯塔”之外，纽约的“世界商业中心”也比它高。车过了商业中心区，接着便到了银行区，他就在这里的银行工作。他将见到街上的景物简要地向我作介绍外，还对我说：我们（指我的侄子们，下同——笔者）早几年就盼望你（指笔者。下同）来美国与我们相见，但你却到了现在这么晚才来；像你这样有这么多兄弟、叔侄、姊妹、亲

戚、朋友、学生在美国，中国政府早就应该派你来美国访问，与华侨联络感情，为什么现在才让你来。我告诉他，前年（一九七九年）一月我国和美国才正式建交，去年八月份我们即进行办理来美的手续，今年八月十五日领到签证后，八月二十日即动程来美，这不能说是太晚。他接着说，做美国华侨的工作，台湾比大陆好，台湾每年都派了不少与华侨有关系的人来美国，向华侨进行宣传和拉拢；大陆则很少派人来，而派来的人有些却与华侨完全没有关系，甚至话也不通，来也等于没有来，耗费了旅费。

叔侄俩坐在车上，一面浏览芝加哥夜景，一面叙谈，至凌晨一时才返回寓所。

少小别离老大见

台山姓梅在美国的人，一向最多是在芝加哥，就以我们那个七十来户人家的村庄来计，现时在芝加哥的男女老幼合计就有二百一十六人。八月三十一日我到达芝加哥后，当天即有四十几位姓梅的人来看我。久别重逢，一见面都非常欢喜。使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见到那些与我的年纪差不多或老一些的兄弟、姊妹。这些老兄弟和老姊妹每个和我见面时，彼此都紧紧地握住手、久久说不出话来，热泪盈眶。待到说话的时候，一开始差不多都是这样说：大家离开几十年，想不到今日能在美国再见；我们分离的时候，大家都是年青幼小，今日见面，大家都已是白发苍苍，六、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唐诗有云：“少小离家老大回”，我们兄弟（姊妹）则

是少小别离老大见；如今能够见面总算是不错了。言下不胜唏嘘。

甥舅相逢如隔世

我有一位外甥，他与我都是由于家境困难，为了谋生，大家离开家乡已四、五十年了。四、五十年来，特别是一九四〇年我去了敌后工作和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后，彼此即全无音息。解放后我虽听到有人说：他抗战时在川、贵一带谋生，抗战胜利后去了香港，以后又去巴西替人开荒，往后好像是去了美国；但又有人说，是仍在巴西。总之，对于他的下落，我一直都不清楚。为了期望能见见我这位一别四十年、彼此毫无音讯的外甥，我在芝加哥就向人打听他的消息。当问得他是在芝加哥时，我立即与他通电话。他接到我的电话后，便马上赶到华人区来看我。当我和他在街上相见的时候，彼此虽还认得，但我却发觉与我分离已有四十年，当年还是一个稚小的孩童的外甥，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皱纹不少的六十多岁的老人了。

甥舅隔断音讯四十几年，今忽在异国相逢，虽觉喜慰但却有如隔世。

密执安湖畔 鸟倦思还

九月二日下午，与我相别和断了音讯四十多年的外甥和我一位侄孙，特驾着汽车来请我去密执安湖畔的芝加哥公